

本丛书为江苏省出版集团重点图书

撰文 曹文轩
绘画 朱成梁
导读 边霞
第一读者 乐乐

甜橙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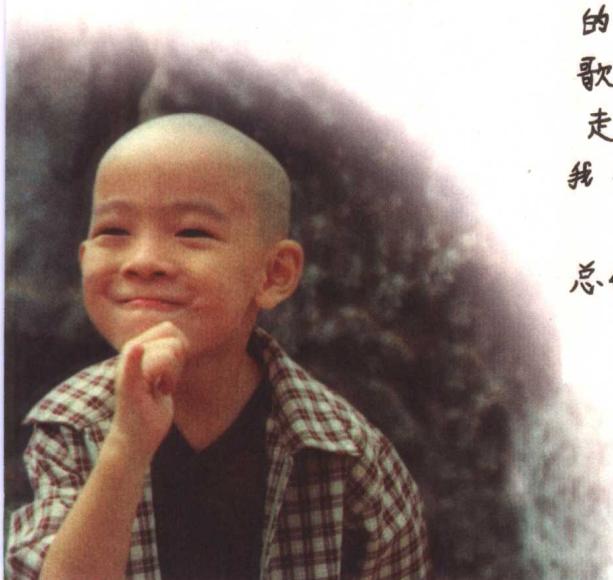
小读家的话

我读了《甜橙树》，觉得油麻地是个快乐的地方。弯桥睡觉的时候要流一大串口水，和我小时候一样，很好玩；六谷他们捉蚂蚱、捞鱼，在田野里晃悠，在脸上涂泥浆，这些事我都喜欢。我也想有一个自己的油麻地。

我的油麻地应该有绿绿的山，山上都是树，树林是动物们的天堂；山脚下有许多小池塘，里面住着鱼儿和水生昆虫，池塘边的小房子是我们的实验室，房子的主人是一群喜欢昆虫的孩子。推开窗户，就能听见鸟儿的歌声，蟋蟀的琴声，金蛉子的铃声。走出屋子，随便想跟什么虫子玩都行。我们要像法布尔那样生活。

不知道我的油麻地在哪里，但我总能在心里找到它。

乐乐





大作家的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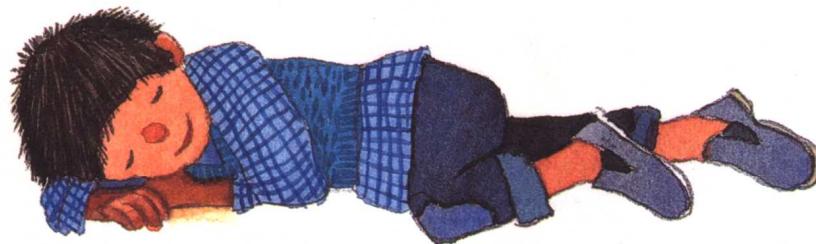
用作家的眼睛，让自己做一个美妙的梦，梦中是一望无际的甜橙林，一枚枚成熟果实像一盏盏灯笼，照亮了天地。

莫文轩





男孩**弯桥**，一早上出来打猪草，将近中午时，觉得实在太累了，就拖着**一大网兜**(dōu)**草**，来到油麻地最大的一棵**甜橙树**下，仰头望了望一树的甜橙，**咽**了一口唾沫(tuò mo)，就躺在了**甜橙树**下。本来是想歇一会儿再回家的，不想头一着地，眼前的橙子就在空中变得**虚虚飘飘**，不一会儿就睡着了，一睡着就**沉沉**的，仿佛永远也醒不来了。



那只草绳结的**大网兜**，结结实实地塞满了**草**，像一只硕(shuò)大的**绿球**，沉重地停在**甜橙树**旁，守候着他。





秋天的太阳雪一般明亮，但并不强烈地照着安静的田野。

田埂(gěng)上，走着四个孩子：六谷、浮子、三瓢(piáo)和红扁。今天不上学，他们打算今天一整天就在田野上晃悠(huàng you)，或抓鱼，或逮(dǎi)已由绿色变成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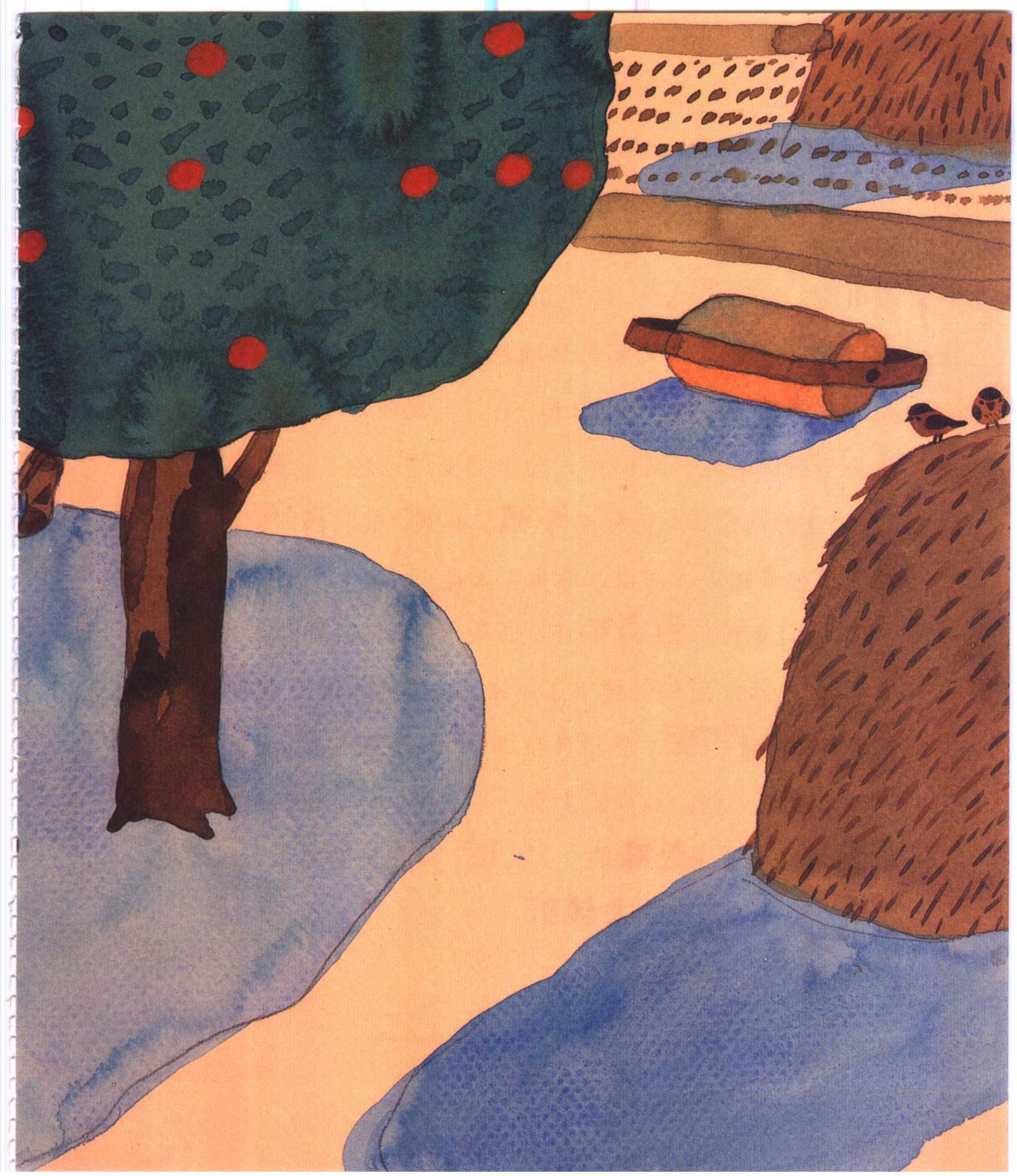


色的**蚂蚱**(mà zha),或到稻地里逮最后一批欲飞又不能飞的**小秧鸡**,或干脆就摊开双臂、叉开双腿,在田埂上躺下晒太阳——再过些日子,太阳就会慢慢地远去了。

他们先是看到弯桥的那只装满**草**的**大网兜**,紧接着就看到了躺在甜橙树下的弯桥。四个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,沿









着田埂，朝甜橙树一路跑来。快到甜橙树时，就一个一个地变成了**猫**，向弯桥轻轻地靠拢(lǒng)，已经变**黄**的草在他们的脚下慢慢地倒伏(fú)着。走在前头的，有时停住，扭头与后面的对一对眼神，动作就变得更轻了。那番**机警**(jǐng)的动作，不免有点**夸张**。其实，这时候即使有人将弯桥抱起来扔进大河里，他也未必能醒来。

他们来到了甜橙树下，低头弯腰，轻轻地绕着弯桥转了几圈，之后，就轻轻地坐了下来，或望望睡得正香的弯桥，或互相**挤眉弄眼**，然后各自挪(nuó)了挪屁股，以便向弯桥靠得更近一些。他们脸上有一种压抑(yì)不住的快乐，仿佛**无聊**(liáo)**乏味**的一天，终于因弯桥的出现，忽然地有了一个让人喜悦的**大转折**。





此时，弯桥只在他的**无边无际的睡梦里**。

阳光透过卵(luǎn)形的甜橙树的叶子，筛(shāi)到了弯桥的身上、脸上。有轻风掠(lüè)过枝头，树叶摇晃，光点、叶影便纷(fēn)乱错动，使四个孩子眼中的弯桥，显得有点虚幻(huàn)。

弯桥笑了一下，并随着笑，顺嘴角流下**粗粗**一串口水。

女孩红扇“**扑哧(pū chī)**”一声笑了——笑了一半，立即**缩**了脖子，用手紧紧捂(wǔ)住了嘴巴。

光点、叶影依然在弯桥身上、脸上**晃动**着，像阳光从波动的水面反映到河岸的柳树上一般。

几个孩子似乎想要干点什么，但都先按捺(àn nà)住



自己心里的一份冲动，只安然坐着，有趣地观望着沉睡中的弯桥……

弯桥是油麻地村西头的光棍刘四在四十五岁上时捡到的。那天早上，刘四背只鱼篓(lǒu)到村外去捉鱼，过一座弯桥时，在桥头上看到了一个布卷卷，那布卷卷的一角，在晨风里扇动着，像只大耳朵。他以为这只是一个过路的人丢失在这里的，看了一眼就想走过去，不想那布卷卷竟然自己滚动了一下。桥头是个斜坡，这布卷卷就因那小小的一个滚动，竟止不住地一直滚动起来，并越滚越快。眼见着就要滚到一片水田里去了。刘四撒(sā)腿跑过去，抢在了布卷卷的前头，算好了它的来路，双脚撇(piě)开一个“八”字，将它稳稳地挡住了。他用脚尖轻轻踢了踢布卷卷，觉得有点分量，就蹲(dūn)下来，用又粗又短的手指，很笨拙



(bèn zhuō)地掀(xiān)起布卷卷的一角，随即“哎哟”一声惊呼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。等他缓过神来时，只见布卷卷里有一张红扑扑的婴儿(yīng)儿的脸，那婴儿似乎很困(kùn)，微微睁了一眼，鱼一般吧唧(bā ji)了几下小嘴，就又睡去了。







人愈(yù)来愈多地走过来。

刘四将布卷卷抱在怀里，四下张望，一副手足无措(cuò)的样子。

人群里一片唧喳(zhā):“大姑娘生的。”“是個小子。”“体面得很。”“大姑娘偷人生的都体面。”

油麻地一位最老的老人拄(zhǔ)着拐杖(guǎi zhàng),对刘四大声说：“还愣(lèng)着干什么？抱回去吧！你命好，讨不着老婆，却能白得一个儿子。命！”

跟着刘四，弯桥在油麻地一天一天地长大了。先是像一条小狗摇摇晃晃地、很吃力地跟着刘四，接下来就能与刘四并排走了，再接下来，就常常抛(pāo)下刘四跑到前头去了。但到八岁那年春天，弯桥却得了一场大病。那天，他一天都觉得头沉得像顶了一扇磨盘，晚上放学回家时，两眼一黑栽倒了，滚落到一口枯塘里。刘四穷，家里没有钱，

